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杜詩詳注

第二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杜詩詳注

第一冊

〔唐〕杜甫撰
〔清〕仇兆鰲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杜詩詳注/(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5.5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10878-1

I. 杜… II. ①杜…②仇… III. 唐詩-杜甫(712~770)-注釋 IV. 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65148 號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杜詩詳注

(全八冊)

[唐]杜甫著

[清]仇兆鰲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93 印張·16 插頁·1360 千字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298.00 元

ISBN 978-7-101-10878-1

出版說明

杜甫（公元七一二—七七〇），字子美，唐代的大詩人。他出生於一個逐漸沒落的官僚家庭，祖籍襄陽，後來遷居鞏縣（今河南鞏縣）。杜甫曾在長安東南郊杜陵附近的少陵住過，有時自稱「少陵野老」，所以後人也稱之為杜少陵。

杜甫早年讀書很多，接受過較廣的文化教養。二十歲時開始漫遊吳越和齊趙，過着十年左右裘馬清狂的生活。三十五歲以後到長安求官，公元七四七年應詔考試不第，七五一年、七五四年兩次獻賦，雖曾得到皇帝的賞識，但並沒有得到官職。在長安困居了將近十年，甚至落到了「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境地。直到他四十四歲時才當上了一個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官。就在這年，安史之亂爆發，杜甫流亡了一段時期，又被俘拘留長安，七五七年從長安冒險奔赴當時皇帝所在地——鳳翔，肅宗李亨給了他一個左拾遺的職位，不久即被貶為華州司戶參軍。四十八歲以後他棄官入蜀，長期漂泊西南，投靠一些當地方官的朋友，一度掛着檢校工部員外郎的官銜，雖曾

在成都營建了草堂，但並未久居。五十七歲離蜀，漂流湖南、湖北一帶，五十九歲病死在湘水舟中。

杜甫的詩，反映了唐代社會的巨大變化。他在《憶昔》等詩中，描寫了盛唐時期的富庶景象，然而就在當時，已經隱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機。杜甫在安史之亂前夕，就看到了當時最高統治集團的荒淫腐敗和貧富對立尖銳化的社會現象。他的《麗人行》、《兵車行》以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詩，揭示了「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一系列矛盾，這是當時封建社會階級矛盾的表現。安史之亂後，杜甫有機會更多地接觸人民生活，寫出了像《北征》和「三吏」、「三別」等著名的篇章，形象地表現了重大政治題材。儘管他只是對人民疾苦表示了同情，沒有提出什麼解決辦法，然而還是比較真實地、廣闊地反映了唐代歷史巨大轉折時期的政治局勢和社會面貌，因此後人稱之為「詩史」。杜甫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命運，總是和他的忠君思想聯繫在一起的。在他看來，要消除戰爭動亂，恢復唐朝盛世，減輕人民負擔，主要依賴君主的聖明，所以在詩裏也總是那樣寄希望于皇帝。當他追求個人功名或安于自己的小康生活時，詩中就流露出更多的不健康情緒。這些都是杜甫思想上的階級烙印。

杜詩藝術有多方面的成就，無論古體、近體、五言、七言，都有他獨到的長處。他的古

體詩，以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爲代表，創造性地發展了漢魏樂府的優良傳統；在近體上他以創作實踐推進了格律詩的發展。杜甫廣泛地學習前人的創作經驗，並積極吸取民歌的營養，做到了他詩中所說的，「不薄今人愛古人」。杜詩在語言藝術上曾付出了艱苦的努力，有時千錘百鍊，沉鬱頓挫；有時樸素自然，鮮明生動。無論抒情，敘事，寫人物，寫自然景物，都體現了詩人的形象思維。杜詩對後世詩歌發生極爲深遠的影響，並不是偶然的。

杜詩到了宋代日益受人重視，注家蜂起，當時就號稱有千家注杜。後來又有人陸續爲杜詩作了一些評注。清初朱鶴齡、錢謙益都有杜詩注本，稍後，仇兆鰲（公元一六三八—一七一三以後）彙集各家注本，輯爲《杜詩詳注》（又名《杜少陵集詳注》）。他前後用了二十多年時間，幾經增補，搜集了大量資料，爲研究杜詩提供了方便，至今還不失爲閱讀杜詩的一種基本參考資料。詳注的好處是詳盡，把康熙以前各家注釋差不多都已彙集起來，起了集解的作用。缺點是煩瑣冗沓，還有一些穿鑿附會和陳腐無聊的地方。仇注的疏漏錯誤，後出的注本如楊倫的《杜詩鏡詮》、浦起龍的《讀杜心解》，都有所補充糾正。尤其是施鴻保的《讀杜詩說》一書，專門駁難仇注的失誤，讀者可以參看。

《杜詩詳注》自序作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但書刻成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一七〇三），以後又不斷有所增訂。我們現在采用的是有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公元一七

一三）附記的後印本（詳見本書二五四〇頁、二八四一頁附記）。這個後印本較初印本多兩卷，上卷爲《諸家詠杜附錄》和《逸杜附錄》，下卷爲《杜詩補注》和《諸家論杜》。我們已把《逸杜附錄》的詩移到第二十三卷末，把《杜詩補注》連同詩後、卷後增加的補注一起移到每首詩相應的位置，以免讀者前後翻檢。個別原注和補注有重複和矛盾的地方，我們作了一些刪節。原書第二十五卷所附元稹墓係銘等文，現改爲附編。

仇注所據杜詩正文，曾參校各本，並附有一作某字的校語，但還有一些遺誤，我們參考《續古逸叢書》影宋本《杜工部集》和《杜工部草堂詩箋》，改正了少數錯字，並另作校勘記附在書後。仇注迴避清朝忌諱，不少地方把杜詩中的「虜」字改成「鹵」字，「胡」字改成「湖」字，現已改回，不再出校。

仇注引書常有錯誤，如《大招》誤作《招魂》，王粲《遊海賦》誤作《海賦》，江淹《恨賦》誤作潘岳《恨賦》，陶淵明《九日閑居》誤作《桃花源記》等，其他脫文誤字，不一而足。我們在標點過程中發現了就以改正，但無法一一查對原著，也不再出校。仇注引書常用簡稱或代稱，現在仍舊不改，適當加上書名號。仇注引文往往有所刪節或概述大意，標點時一般不加引號，只在引詩、對話及易于引起誤解的地方加上引號。

我們這次整理重印，除對全書加了標點外，還把注文加上注碼，移到每段之後，分段

仍依照仇注原書。一個題目下的詩有兩首以上的，在其間加了「其二」、「其三」等小題。整理工作中錯誤不當之處在所不免，希望讀者隨時指正。爲了便于查檢，我們還編了一個篇目索引，附在書後。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原序

臣觀昔之論杜者備矣，其最稱知杜者莫如元稹、韓愈。稹之言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愈之言曰：「屈指詩人，工部全美，筆追清風，心奪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萬頃清光流」。二子之論詩，可謂當矣。然此猶未爲深知杜者。論他人詩，可較諸詞句之工拙，獨至杜詩，不當以詞句求之。蓋其爲詩也，有詩之實焉，有詩之本焉。孟子之論詩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有關於世運，非作詩之實乎。孔子之論詩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又曰：「可以興觀群怨，邇事父而遠事君。」詩有關於性情倫紀，非作詩之本乎。故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爲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爲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談杜，如稹、愈所云，究亦無異於詞人矣。甫當開元全盛時，南遊吳越，北抵齊趙，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既而遭逢天寶，奔走流離，自華州謝官以後，度隴客秦，結草廬於成都懷西，扁舟出峽，泛荆渚，過洞庭，涉湘

潭。凡登臨遊歷，酬知遣懷之作，有一念不繫屬朝廷，有一時不痾瘳斯世斯民者乎？讀其詩者，一一以此求之，則知悲歡愉戚，縱筆所至，無在非至情激發，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豈必輾轉附會，而後謂之每飯不忘君哉。若其比物託類，尤非泛然。如宮桃秦樹，則悽愴於金粟堆前也。風花松柏，則感傷於邛山路上也。他如杜鵑之憐南內，螢火之刺中官，野覓之諷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即一鳥獸草木之微，動皆切於忠孝大義，非他人之爭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語矣。是故注杜者必反覆沉潛，求其歸宿所在，又從而句櫛字比之，庶幾得作者苦心於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歷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餘悲，悄乎有餘思也。臣於是集，矻矻窮年，先挈領提綱，以疏其脈絡，復廣搜博徵，以討其典故。汰舊注之植釀叢脞，辯新說之穿鑿支離。夫亦據孔孟之論詩者以解杜，而非敢憑臆見爲揣測也。第思顓蒙固陋，紕漏良多，幸逢聖世作人、文教誕興之日，從此益擴見聞，以補斯編之闕略，是又臣區區之願爾。

時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歲長至日，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謹序。

舊唐書文苑本傳

劉 昫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朱注：《晉書·杜預傳》云：京兆杜陵人。又《周書·杜叔毗傳》云：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陽。《唐書·宰相世系表》載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公自稱預十三葉孫，其爲尹之後明矣。後又自襄陽徙居河南。故公之田園，都在鞏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詩每稱杜陵野老。《進封西岳賦表》亦云：臣本杜陵諸生也。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當作開元末。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拜右拾遺。朱注：公自京師西竄，謁肅宗於鳳翔，《舊史》誤也。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椘，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朱注：公不赴京兆功曹，乃武再帥劍南時，史誤。辯詳詩集。上元二年

冬，當作廣德二年春。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

賜緋魚袋。據《新書》在武再帥劍南時表薦者。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褻躁，無器度，恃

恩放恣，此句當刪。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

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

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

武人粗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一有至字。而適卒。朱注：適自西川入朝，在嚴武

再鎮前，拜散騎常侍，乃卒。《舊書》誤也。寶應元年，避徐知道之亂，入梓州，居東川者三年，亦未嘗依

高適。辯詳年譜。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

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朱注：公居江陵及公安頗久，其時江陵無警。《舊書》曰「未維舟」及「江陵

亂」者，誤也。公嘗往來梓閬間，《新史》云往來梓夔，亦誤。二史載居夔下峽事，皆不詳。乃泝沿湘

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櫂舟迎

甫而還。永泰二年，當作大曆五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唐詩紀事》謂公卒於岳

陽。時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

葬於偃師西北首陽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

有飯顆山頭之嘲誚。朱注：唐《本事詩》：太白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

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酉陽雜俎》：衆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顥山頭之句。白有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按飯顥山頭詩，《太白集》不載。柯古所言，特據流俗傳聞。又子美未嘗爲考功，其誣可不攻而破。劉昫以之入史，謬也。苕溪漁隱亦有辯。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子美云云……特病懶未就爾。」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十卷。元稹序銘見末卷。

新唐書本傳

宋 祁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本集原注：玄宗開元二十五年，甫預京兆薦貢，而考工下之。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朱氏曰：獻賦在天寶十載，《新史》誤云十三載。辯詳詩集。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原注：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明年，改元至德。六月，祿山犯長安，車駕幸劍外。七月，即位靈武。甫避走三川。三川縣屬鄜州。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

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一作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瑄，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延蘭託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瑄愛惜人情，一至玷污。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尼六切。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朱氏曰：公之孺弱餓死，乃天寶十四載自京兆赴奉先時事。若往鄜迎家，則在至德二載。《新史》蓋誤當以《奉先詠懷》詩正之。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原注：乾元元年，甫自左拾遺移華州掾。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乾元二年夏，甫棄官，去華之秦。十月，發秦州。十二月，離同谷，至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原注：廣德元年，甫補京兆功曹，不赴。明年，鄭國公嚴武復出節度劍南東西兩川。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一作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朱氏曰：此說出《雲溪友議》，不可信。辯詳詩集。魯訔曰：以甫詩考之，

嚴武來鎮蜀，章彝已交印入覲，史當失之。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耒陽縣，在衡州之東南。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或作昔卒，年五十九。《新書》謂公卒於牛肉白酒，此踵《舊史》之訛，黃伯思已力辯其誣。詳見年譜末條。本集原注云：子美之卒，當在

衡湘之間，秋冬之際。元氏墓誌，略見本末。唐史氏惑於劉斧《摭遺》小說之言曰：子美由蜀往耒陽，以詩酒自適。一日，過江上洲中，飲醉，不能復歸，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爲驚湍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爲白酒牛炙脹飢而死，葬於此矣。以此聞玄宗。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之語。信哉史氏之訛矣。按：此說欲辯牛酒飢死之誣，而反坐以漲水漂溺之慘，與李觀補傳，同出俗子妄撰耳。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今東京城東南隅繁臺是也。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憫一作澆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

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鰲按：《舊書》記事略而論文詳，備載元稹原序，亦失史家裁制之法。《新書》記事稍詳，其論贊一段，簡括遒勁，頗類歐史筆意。但二史均有差謬。牛酒飫死之慘，《舊史》既誣於歿後。嚴武欲殺之端，《新史》復謗於生前。皆疑案之當剖者。茲採前人諸說，足以一雪史家沿謬矣。又按：兩史記事，多有舛誤，杜傳尚然，其餘差謬者，亦當據杜詩正之。如上元二年夏，段子璋反，次年公作《去秋行》，知秋日尚未平也。史謂四月討平者，誤矣。寶應元年，嚴武以應召入朝，有寄答杜詩，九月猶在巴山。《通鑑》謂是夏六月，武除西川節度，爲徐知道阻拒，誤矣。大曆元年，杜《贈李丈》詩，稱李勉爲汧公。史謂大曆五年，勉自嶺南還京，始封汧公，誤矣。宜乎當時有糾謬之作也。